

在欲求上要作减法

弟：

见字如晤。偶有想法，再给你唠叨几句。

多了还想再多，这是世界上最苦的事，却是大多数人追求的事。

战国时期赵国的宰相郭开，很有权势，秦国使用厚金贿赂他。郭开经不起贿赂，背叛了赵国，接受秦王的指使，谗言毁谤赵国名将廉颇，杀害了李牧，最终导致赵国的灭亡。郭开一直把秦国贿赂给他的金子埋藏在地下，赵国灭亡后，他把金子

挖出来装在车上奔赴秦国，在路上遇到了强盗。由于载放的金子太多，车子行驶缓慢，结果被强盗追赶上杀害。郭开作为赵王的宰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有权有势，他所拥有的不可谓不多。但他并不满足，做出不仁不义之事，其下场十分可悲。

一个智慧的人生应该是在欲求上不断地作减法，而在内修上不断地作加法。母亲病重的时候，我拉着她的手心怀亏欠地说：您一辈子含辛茹苦，把我们兄弟姐妹六个拉扯成人，我们报答您的实在太少了。母亲却欣慰地说：你们几个都很勤奋，很听话，让我在人前人后站得正，有脸面，这就是对爹娘最大的报答。母亲一个大字不识的人，也能明白物质的享受是有限度的，精神的获得才是人生最大的丰收。

弟当谨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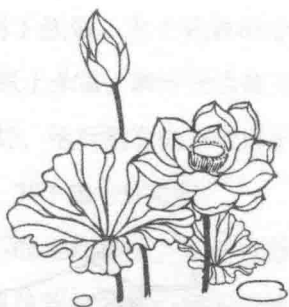
兄

注释

郭开，战国末年赵国晋阳人，为赵悼襄王、赵幽穆王两代君主之相，赵国幽穆王赵迁的宠臣。郭开势大贪婪，秦国施行反间计，用重金贿赂之，郭开于是进谗言陷害赵国名将廉颇、李牧而加速了赵国的灭亡。赵国灭亡后，郭开在回邯郸（今河北邯郸市）搬运家中财物之时被沿途盗贼所杀。正所谓，诱饵危险大，贪婪害死人。



一个智慧的人生应该是在欲求上不断地作减法，
而在内修上不断地作加法。



亲戚的牢骚

弟：

近日有几家亲戚，在我面前发牢骚，说是你曾经许诺给他们的东西，却迟迟没有给办，言语之间颇为不满。果有其事的话，这里我要说你几句，世间遭怨的事许多是因为言而未行。有时人在特别高兴或者特别气愤的时候，很容易早言或多言。话说早了，事没有办，会遭人怨怒；话说多了，泄露出去，会惹祸上身。我们兄弟都是性情中人，容易在激动的时候话不防人，这是要特别注意克服的。亲戚的事没办，说几句牢骚话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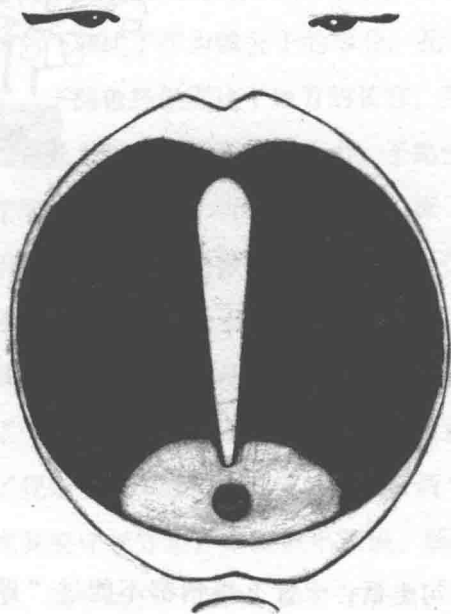
这还事小，切不可在激动的时候说一些过激、过头的话。话说了，收不回来，有的话一传再传，变了味，祸患跟着就来了。三国时蜀人彭兼在益州任书佐，被人诽谤，益州牧刘璋将其囚禁，贬其为奴。刘备入主蜀地后，对彭兼礼遇有加，任他为治州从事。彭兼本来是个奴隶，一下子变得地位如此高，便趾高气昂起来。刘备有些生气，就把他贬为江阳太守。彭兼很不高兴，一时气愤地对马超说：“如果你作外围，我作内应，平定天下是很容易的事。”马超把彭兼说的话报给刘备，彭兼被收监下狱，最终被斩首。三国蜀人杨仪，跟随诸葛亮多年，立过不少功劳。诸葛亮死了以后，蒋琬替代了他的位置，杨仪心里愤愤不平，对费祎说：当初诸葛丞相刚刚去世的时候，我如果带领军队投靠魏国，怎么会落得今天这个地步呢！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。费祎把杨仪的话密告上去，杨仪被削职为民。杨仪上书表达不满，言辞更加激烈，在被收捕时自杀身亡。彭兼和杨仪都未必能作出什么叛国之举，但因一时激愤说出了过头的话，惹出了杀身之祸。有句话说得好：话未出口，你是话的主人；话既出口，你便是话的奴隶。所以，可不说的不说，不得不说的少说，任何情况下都要思而后言且言之要得当啊。

弟当谨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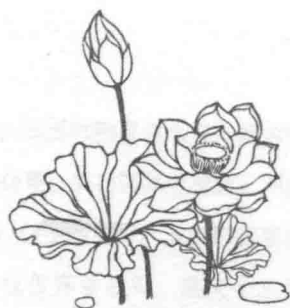
兄

◎ 注释

杨仪（189—235年），字威公，襄阳人，三国时期蜀汉大臣。初为荆州刺史傅群主簿，后投襄阳太守关羽，任为功曹。关羽派其至成都，刘备大为赞赏，升其为尚书。建兴三年（225年）任丞相参军。五年随诸葛亮出军汉中。诸葛亮生前定蒋琬继己任，杨仪仅拜中军师。建兴十三年（235年），因多出怨言，被削职流放。



话说了，收不回来，有的话一传两传，变了味，祸患跟着就来了。



规 矩

弟：

咱老家有句土话：干什么事情都不能过“界”。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虽说被广批为封建糟粕，但里面还是含有“界”的积极意义的。如果君不像君，臣不像臣，父子无“界”，这个社会不就乱了么？这个“界”，便是规矩。宋代的司马光、欧阳修等一班人，都是大文学家，有的就是同学师生关系，因为互相欣赏，走得越来越近，形成“朋党”关系，造成历史上的所谓“党祸”。这就是破了身为朝臣的规矩。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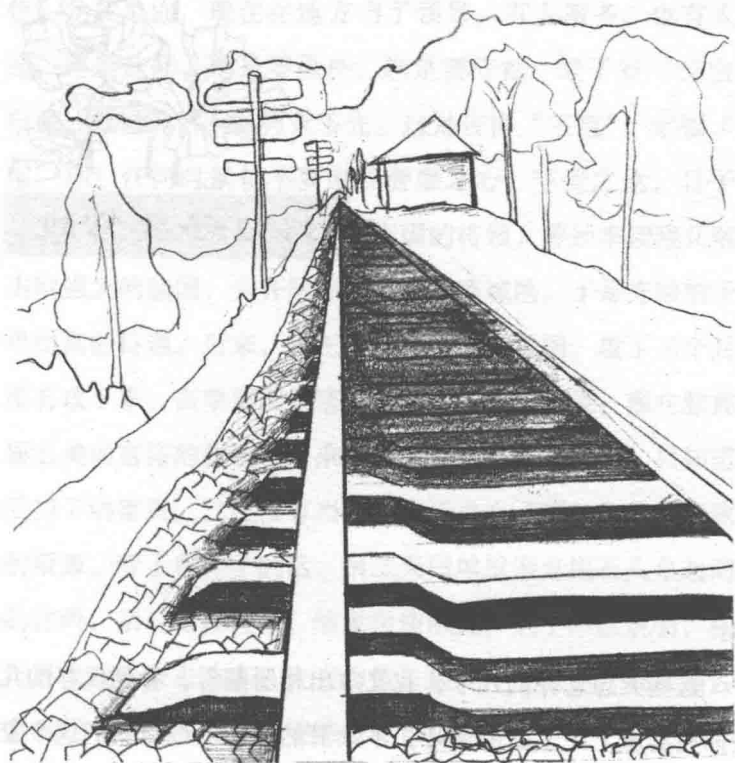
国时期，魏公子信陵君与赵国的平原君是好朋友。赵国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，请求魏国发兵帮助，魏王没有答应。赵国的平原君便以朋友的身份找到魏国的信陵君。信陵君很讲朋友义气，便设计将魏王发兵的兵符偷了出来，发动军队帮助赵国。信陵君以朋友义气取代了作为魏公子的本分。孔子的“规矩”意识就更强了。子路曾经做邵这个地方的长官，当时鲁国的当权者正在兴修一条大河，发动了许多人力。子路便从家里弄来粮食，供给挖河的人吃。孔子听说这件事后，派子贡前往，把子路做饭的锅砸毁，又把子路做给挖河者吃的饭倒掉。当子路气愤地质问他时，孔子说：天子爱天下，诸侯爱境内，大夫爱官职，士爱其家，过其所爱，是曰侵官。说的就是一个“界”字。关系过了“界”，义气过了“界”，乃至仁慈过了“界”都可能是坏了规矩。这个规矩，其实就是本分两个字。为官者身在其政，尤其要守规守矩。哪些话不能说，哪些事不能办，哪些人不能交，哪些场合不能聚，都要守底线，“不逾矩”。如此，才能是非分明，方圆有度。

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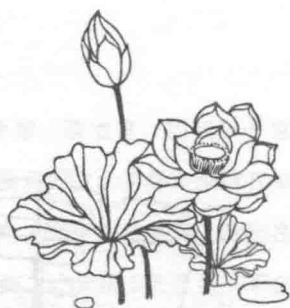
注释

信陵君，指魏无忌，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、政治家，因被封于信陵，后世皆称其信陵君，与春申君黄歇、孟尝君田文、平原君赵胜并称战国四君子。他礼贤下士，急人之困，在军事上两度击败秦军，分别挽救了赵、魏危局，但屡遭魏王猜忌而未能重用，公元前 243 年伤于酒色而死，18 年后魏被秦灭。

北宋“朋党之争”。北宋王朝在中国历代封建社会中，政治开明。开国皇帝赵匡胤既有不杀大臣的家诏，又有抑武重文的主张，这种思想贯穿于整个北宋。在开明政治和文治主义的背景下，一大批杰出文人政治家脱颖而出，赵普、寇准、吕蒙正、吕端、李沆、王旦、文彦博、韩琦、范仲淹、王安石、司马光等，或鞠躬尽瘁，或刚直不阿，或清介厚重，或勇于改革，在历史上都留下千古英名。但是由于历史局限，再加上每个人地域、出身、个性及政治主张不同，在不同时期这些人就分为不同派别。派别之间时常发生争斗，从而形成了北宋历史上独具特色的“朋党之争”。



关系过了“界”，义气过了“界”，乃至慈过了“界”都可能是坏了规矩。这规矩，其实就是本分两份。



好日子要穷过

弟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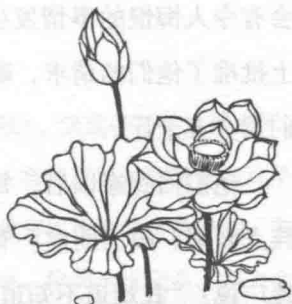
这些天想念你们几个，我又拿出相册翻看，看到仅存的几张你在县城上中学时的照片，不禁潸然泪下。那时我们这个家多难，你们也都吃了不少苦啊。母亲生前经常说起一件事，一提起来就伤心不已。有一次父亲骑车去学校给你送干粮，上千个学生正在操场上做操，父亲没用几眼就看到了你。因为在那那么多的学生当中，唯有你的裤膝处烂裸着，破烂的裤片显眼地摇摆着。父亲当时就鼻子发酸。其实，也正是这种艰难困苦的

生活激发了你们的斗志，让你们比一般人更添毅力和干劲。当初之因才有今天之果啊。现在的生活不知要比那时强过多少倍。尤其是你，现在在地方当了领导，有人服务，也有人逢迎，越是这样，越是要俭朴，越是要守拙。老子有“三宝”：曰慈、曰俭、曰不敢为天下先。这是吉祥“三宝”，幸福“三宝”啊！任何时候都不要滋长奢靡之心、享受之念，日子越好越要穷过。田单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将领，曾经率领残兵败将击败强大的燕国，为齐国夺回七十多座城邑。于是齐国给予田单很高的待遇。后来，齐王命他率师攻打狄国，攻了三个月也没有攻下来。田单郁闷地请教鲁仲子。鲁仲子说：现在您拥有那么美丽富裕的封地，您乘车纵横其间是那么快乐，只知道享受当下的富贵，已经没有当年的向死之心了呀！这是不能取胜的根源。听了鲁仲子的话，第二天田单就亲自用石头垒起简陋的住所，亲自击鼓进攻，结果很快取胜。这个典故说明，骄奢淫逸会让人失去斗志，失去力量，最终一败涂地，艰难困苦才会成就一个人的功德。望弟以此自励。

兄

注释

田单，齐国安平人，齐湣王时期，任齐都临淄的市掾，是一位资历浅、爵位低、名气微的小官吏。但是他善于学习，颇爱兵法，对战略战术有精心研究，后在燕兵伐齐的战争中，以奇计制胜燕兵，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，被襄王法章封为安平君。



疏广疏财

弟：

汉代疏广疏财的故事读来受益匪浅，抄给你，望对你有所启发。

汉宣帝元康年间，疏广和他的侄子疏受同为太傅。这时皇太子已有十二岁，熟读了《论语》和《孝经》。疏广便对疏受说：“知道满足，就不会受到屈辱；知道适可而止，就不会带来危险。现在官已经当到了二千石（较高的官阶），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了，在这种情形下，如果还恋栈不忍离去，恐怕以后

会有令人悔恨的事情发生。”当天，两人便一起称病请退。皇上批准了他们的请求，赐给他们黄金二十斤，皇太子又送给他们黄金五十斤。

他们回到家以后，每天都让家人去用黄金置办酒席，宴请族人乡邻、故旧朋友。有人劝疏广拿黄金去替子孙买些产业，疏广说：“我难道不知道顾念子孙吗？我本来就有一些旧的田产房舍，就让子孙在那里勤勉耕作，便足够供给衣食所需，和普通百姓一样生活了。如果现在增加他们的产业，使他们有了赢余，那只会让子孙因此而懈怠堕落而已。一个人贤能而多财货的话，就会减损他的志气；一个人愚蠢而多财货的话，便会增加他的过失。富有的人，常是众人怨恨的对象。我既没有能力来教化我的子孙，就不可以增加他们的过失而招惹众人的怨恨。这些黄金是圣君用来赡养老臣的，和邻里、族人一起来享受皇上的恩赐，以颐养天年，这不是很恰当的吗？”

老子说：功成身退，天之道。老子又说：少则得，多则惑。疏广用圣人的智慧保全了自己，也保全了子孙后代，值得我们深思啊。

兄

 注释

疏广，西汉兰陵人，精于《论语》《春秋》，汉宣帝征其为博士郎、太中大夫。后又封为太子太傅。其侄子疏受，当时亦以贤明被选为太子家令，后升为太子太傅。两人在任职期间，曾多次受到皇帝的赏赐，并称之为朝廷中的“二疏”。疏广任太傅五年后，称病请求还乡。皇上念其年迈应允，加赐黄金二十斤，皇太子赠金五十斤。